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擇言卷四五

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王應垣

大易擇言卷四

上元程廷祚撰

䷄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正義 西城何氏曰大川者大難也須之待時本欲涉難既能以信而待故可以利涉大川矣

伊川程子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

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于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紫陽朱子曰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于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

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于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得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平菴項氏曰需非終不進也抱實而遇險有待而後進也凡待者皆以其中有可待之實也我實有之但能少待必有光亨之理若其无之何待之有故曰需有孚光亨光亨者不可以盈必敬慎以終之故曰貞吉信能行此則其待不虛其進不溺故曰利涉大川有孚光亨貞吉者需之道也利涉大川者需之效也

雲峰胡氏曰需而无實无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无

吉且利之理世有心雖誠實而處事或有未正者故曰孚又曰貞

石門梁氏曰乾之利涉以其恒易以知險故能待時而進也

次崖林氏曰凡人作事皆責成于目前其間多有阻礙而目前不可成者其勢不容于不待然不容不待者其心多非所樂其待也未必出于中誠不免于急迫覬望之意如此則懐抱不開胸中許多暗

昧抑塞而不光明豁達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蓋遇事勢之未可為即安于義命從容以待機會而不切切專以厚覬望則其待也出于真實而非虚假矣如此則心逸日休胸襟洒落而无滯礙不亦光明豁達乎然使心安于需而事或未出于正則將來亦未必可成必也所需之事皆出于正而无行險僥倖之為則功深而效得時動而事起向者之所需而今皆就緒矣故吉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于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

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也即一般這只是要協韻

通論 虛齋蔡氏曰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于險者蓋陰柔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

谷氏拙侯曰此卦合坎乾成需惟乾易而知險故曰

剛健曰正中見有天徳者能需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正義 紫陽朱子曰雲上于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通論 安定胡氏曰飲食者所以養身也宴樂者所以寧神也是以樂天知命居易俟時耳

伊川程子曰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

成雨雲方上于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隂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于用也君子觀雲上于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草廬吳氏曰宴者安身而他无所營作樂者心愉而他无所謀慮也飲食則素其位而宴樂則不願乎外也

谷氏拙侯曰雲上于天而後可以待雨君子有為于前而後可以待治不然不幾于坐廢乎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正義衡水孔氏曰難在于坎初九去難既遠故待于郊郊者境上之地去水遠也恒常也遠難待時以避其害故宜保守其常所以无咎

伊川程子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于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于曠遠利在安守

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于

遠而无過也

紫陽朱子曰郊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而初九

陽剛又有能恒于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

无咎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國外曰郊同人以象上九此以象初皆

取其遠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常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通論 童溪王氏曰坎險在前逼近則為泥九三是也漸近則為沙九二是也最遠則為郊初九是也迫近于難則欲致其敬漸近于難則欲處以行最遠于難則欲其不失常

餘論 孫氏質卿曰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

人惟中无常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意氣所動或為事勢所激雖犯難而不顧耳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正義衡水孔氏曰沙是水旁之地去水漸近故難稍近而小有言但履健居中以待要會終得其吉也

伊川程子曰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于險故小有言語

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紫陽朱子曰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慈湖楊氏曰衍在中者言胸中寬衍平夷初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終吉九二得其道故

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

紫陽朱子曰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秋山王氏曰泥則切近水矣險已近而又以剛用剛而進逼之是招致寇難之至也

通論 泉峰龔氏曰郊沙泥之象視坎水遠近而為言者也易之取象如此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已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無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

平安項氏曰三與險切近未必皆三之罪亦有居勢適然者其要在熟玩致字而已寇雖在外然亦不自至我有以致之則至我敬慎而无失則雖與之逼亦無敗理此其所以剛健而不陷也

建安邱氏曰坎險在外未嘗逼人由人急于求進自逼于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餘論

語類問敬慎朱子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

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正義紫陽朱子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愚案血者陰屬而穴者其所藏之地也此爻已交險體入于患難之中故曰需于血以其能需而不為患難之所陷故又曰出自穴其需也即其出也其出也亦即其需也中庸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者六四近之故傳曰順以聽也本義以血為殺傷之地程傳以穴為物之所安似皆未確

存疑　伊川程子曰四以陰柔之質處于險而下當三陽之

進傷于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于險難所以不至于凶也以柔居險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葢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于險適足以致凶耳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通論

草廬吳氏曰謂六四柔順以聽于九五也

雲峰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

則雖臨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存疑伊川程子曰四以陰柔居于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是順從以聽于時所以不至于凶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辨正愚案本卦取象如内卦之沙與泥六四之血未有以為真沙真泥真血者獨九五之酒食則以為真酒食不過因大象有飲食宴樂之文耳然取象自宜歸于一例此爻葢言以中正之徳居太平之時事

則无為而成功則不勞而致如酒食之待醉飽有不期然而然者此需之極也但前儒皆未有以此為說者

通論

折中曰桒需之為義最廣其大者莫如王道之以久而成化而不急于淺近之功聖學之以寬而居德而不入于正助之弊卦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能盡需之道者故彖傳特舉此爻以當彖辭之義而大

象傳又特取此爻之辭以敘需義之全觀需之卦而不知此爻之義但以諸爻處險之偏乎一義者概之則需與蹇困何異哉

餘論

臨淄房氏曰屯散蒙明德亨信著怡然无慮飲食宴樂以須太平王在在鎬愷樂飲酒是也

伊川程子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進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紫陽朱子曰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鄭氏孩如曰序卦傳曰需者飲食之道也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爻曰需于酒食以治道言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期治于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為近功者須待之義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餘論張氏彦陵曰内多欲則有求治太急之患德惟中正所以需合于貞而得吉中正即孚貞意是推原所以能需處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正義紫陽朱子曰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于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雲峯胡氏曰入于穴險極而陷之象速者主名容之辭三人乾三陽之象下三陽非皆與上應也有不速之象上柔順有敬之之象上獨不言需險之極无復有需也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于險故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无復能需惟入于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无處險之

道也

通論 蔣氏仁敬曰需待也以剛健之才遇險陷在前當容忍待時用柔而主静若不度時勢恃剛而驟進取敗必矣初九去險尚逺以用恒免咎九二漸近險亦以守中而終吉九三已迫于險象言敬慎不敗六四已傷于險以柔而不競能出自穴上六險陷之極六以能敬終吉然則需待之時能含忍守敬皆可以免禍需之時義大矣

愚案需與訟卦象相反不速之客三人正指訟之上卦不速有訟意敬者所以止爭端于未萌也三人似不必指需之下卦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正義 虛齋蔡氏曰雖不當位謂其陰居險極正與困上六困于葛藟未當也一般

附正 愚案以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自漢以後皆有是說然考之經傳初无其文王輔嗣謂初上无

陰陽定位程子又云陰陽奇偶豈容无位考乾之彖傳曰六位時成說卦傳曰易六位而成章以為初上无位者非也然其始不曰一而曰初其終不曰六而曰上則知爻之六位以始終上下而得名而非陰陽奇偶之數可比此在今日似亦當有定論至彖傳凡言當位不當位者誠各以本爻之義求之皆有可見如此爻不過以上六際需之窮而无所復需將有他變故謂之不當位云爾非不可

解之說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 又曰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

紫陽朱子曰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愚案如舊說則以六居上誠所謂是為當位矣程子自亂其例又常言需上六之不當位乃爵位之位然則經傳所无而自為其說者固宜有不合乎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正義衡水孔氏曰窒塞也惕懼也凡訟之體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終凶者訟不可長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物既有訟須大人決之故利見大人若以訟而往涉危難必有禍患故不利涉大川

陸氏曰九二剛而得中是以有信實失位于險是其窒止坎為心憂是其惕水性内明是其中也

安定胡氏曰孚者由中之信人所以興訟必有由中之信而為他人之所窒塞不得已而興訟然雖已有信實而為人窒塞亦須恐懼兢慎而不敢自安則庶幾免于凶禍又中道而止則可以獲吉也大川謂大險大難也凡歷險涉難必須物情相協志氣和同則可得而濟也今訟之時物情違忤而不相得欲濟涉險難必不可得

伊川程子曰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辨

而待決于人雖有孚亦惟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辨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辨其曲直也故利見于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雖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于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紫陽朱子曰訟爭辨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己

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有有孚而見窒能惧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

愚案惕中因恐惧而得其本心即彖傳所謂剛來而得中也孔氏胡氏以為中道而止取對終字之義

然與彖傳不合不必從

通論紫陽朱子曰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葢取九二中實故為加憂之象終凶葢取上九終極于訟之象利見大人葢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卦辭如此爻辭極齊整葢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

餘論 東萊呂氏曰衆人之言訟以勝為吉易之言訟以中為吉不中則雖勝亦凶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

也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也葢

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于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辨其是非也辨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與人訟者必處其身于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紫陽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案本義言卦變始此

毛氏伯玉曰上剛下險以彼此言之險而健以一人言之

虛齋蔡氏曰訟不可成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己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君子之所樂成者哉謂之不可成見其宜惕中也

辨正衡水孔氏曰剛來而得中輔嗣必以為九二者凡上下二象在于下象者則稱來故賁卦云柔來而文剛是離下艮上而稱柔來今此云剛來而得中故知九二也且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來九二在二陰之中故稱來若于爻辭之中亦有從下卦稱來也故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謂下卦三陽然需上六陰爻陽來詣之亦是非類而稱來也

折中曰彖傳中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皆虛象也先儒

因此而卦變之説紛然然觀泰否卦下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云者文王之辭也果從何卦而往何卦而來乎亦云有其象而已耳故依王孔註疏作虚象者近是

愚案以往來上下為虚象而非卦變　折中之論至矣然雖屬虚象亦自有其實義大抵言往者皆謂由此而前去言來者皆謂從无而忽生即于泰否之言往來者考之則知其義初不出于本卦之象

之外孔氏謂于下象多稱來此即從无忽生之義

又言凡云來皆據異類而來則有不必盡然者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正義伊川程子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

也君子觀象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于事

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意廣矣若慎交結明

契券之類是也

草廬呉氏曰水行而下天行而上其行兩相背戾是

違行也

次崖林氏曰訟不興于訟之日而興于作事之始作事不豫謀此訟端之所由起也故君子于其始而謀之看事理有无違礙人情有无違拂終久有无禍患凡其事之不善而可以致訟者皆杜絕之而不為則訟端无自起矣

餘論

平菴項氏曰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

隅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于匕筯之間蘇史滅宗忿起于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于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葢訟非可長之事有言災之

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于凶乃訟之吉也

慈湖楊氏曰訟之初不深也有不永所事之象訟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既不永其事故終吉

通論

雲峯胡氏曰初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兾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小有言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我不能已而小有言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正義秋山王氏曰止訟于初者上也故于訟之初即以訟不可長為戒

石澗俞氏曰象傳云訟不可成蓋言訟之通義而不欲其成爻傳曰訟不可長蓋言初為訟端而不欲其長

愚案其辯明者言其知訟之不可長則審理度勢絶无蒙昧之見可知是以雖小有言而終吉也然則辨乃分辨之辨非辯論之辯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正義紫陽朱子曰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

梅邊熊氏曰訟之得名正以二居險中卦辭之有孚窒為二而發也九二為險之主故以下而訟上訟而不克凶患之來可知已惟其居中有孚窒塞而能惕故能歸逋而无眚也

辨正 愚案坎體處下本恃險而欲訟歸而逋者又以剛而得中也邑人三百戶險固之象二初欲訟恃有三百戶也繼而得中則忘其險矣故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也能自勝如此其免于害不亦宜乎舊解以為自處寡約雖亦有理然覺迂迴難通

存疑 山陽王氏曰以剛處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宜其不克若能以懼歸竄其邑乃可以免災邑過三百竄

而據強災未免也

伊川程子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免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

存與頴川荀氏曰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无害也

平菴項氏曰一家好訟則百姓受害言三百戶无眚

見安者之衆也

愚案荀氏項氏二說與惕中之旨全然不合又荀說在輔嗣前而輔嗣不用別自立論亦足以見向來初无定說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愚案二之不克訟已自安于下而无所訟矣而傳云

云者正言二明于禍福之分爲剛來而得其中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正義安定胡氏曰无成者不敢居其成但從王事守其本位本禄而已故獲其吉也

伊川程子曰三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禄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　又曰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故

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

蒙齋李氏曰或從王事无成者謂從王事而不以成功自居也夫訟生于其行之相違而天下之訟又起於矜功而伐善以柔而從剛以下而從上有功而不自居故能不失舊德而終又獲吉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食舊德與位乎天德語同位必稱德而居故寧德過其位毋位過其德食必稱德而食故寧德浮于食毋食浮于德

楊氏文源曰食舊徳安其分之所當得是不與人競利也或從王事者分之所不得越是不與人競功也葢不必告訐之風乃謂之訟一有爭競之心亦訟也

餘論

梅邊熊氏曰坤六三亦曰或從王事无成而又曰有終者以地道代有終也此曰或從王事无成而不曰有終者訟不可終也訟以中止為吉无成乃所以為有終也无成所以為終吉也

石澗俞氏曰或從王事无成與坤之六三同彼言或從王事无成又言有終此但言或從王事无成而不言有終何也曰彼順而此險也險非善後之道也

存異

紫陽朱子曰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愚案本義此解與諸説獨别似不可從　折中謂此爻與坤三之文大同小異不應其義差殊是矣又嘗疑此句與上文義不相蒙或即係坤六三之爻

辭誤衍于此而又逸有終二字亦未可定然未敢遽以為然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為非由已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

愚案從上之上亦不必定指上九而言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

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于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慈湖楊氏曰人惟不安于命故以人力爭訟今不訟而即于命變而安于貞吉之道也

通論

雲峯胡氏曰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九四乾體九二曰歸識時勢能反而安于其分之小九四曰渝明義理能變而安于命之正聖人不貴无過而貴改過又如此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通論 建安邱氏曰二沮于勢四屈于理此二之美所以止于无眚而四之貞吉所以為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正義 東海王氏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元吉也

山陽王氏曰處得尊位為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故訟元吉

伊川程子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

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

紫陽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正叚白雲郭氏曰九五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

王其九五之謂歟

紫陽朱子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正義山陽王氏曰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閒褫帶者三也

紫陽朱子曰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厚齋馮氏曰三居下卦之終終朝之象自三至上歴

三爻三褫之象

存疑草廬吳氏曰褫鄭本作拕徒可切晁氏曰如拕紳之

拕澄案若只依今本作褫與褫通用訓挩亦拕之

義訟勝受服矜誇之極故終朝之間三拕挩而加

諸身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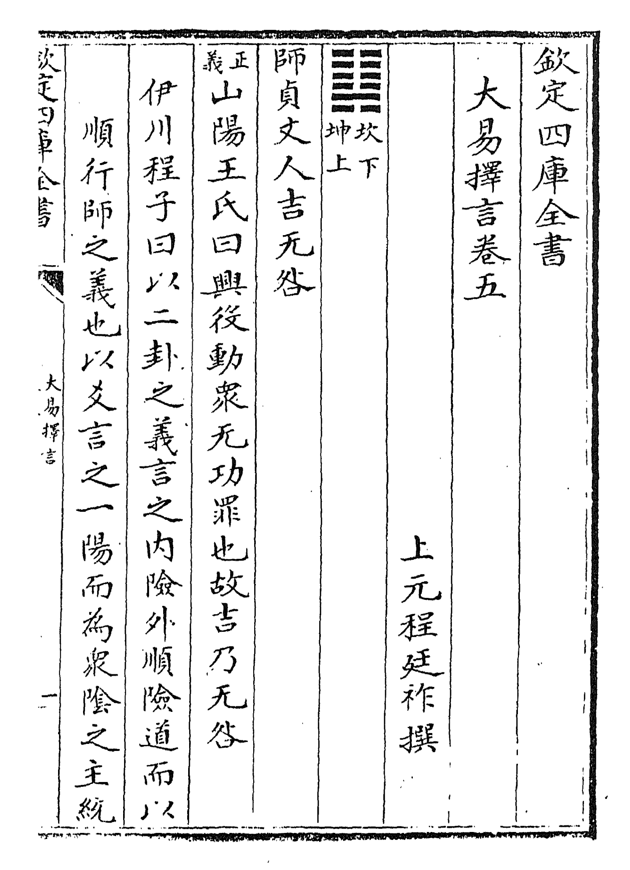
正義伊川程子曰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

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大易擇言卷四

大易擇言卷五

上元程廷祚撰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正義 山陽王氏曰興役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

伊川程子曰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

衆之象也　又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强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葢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

紫陽朱子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

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又曰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作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作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

辨正 崔氏憬曰子夏傳作大人

資州李氏曰子夏傳是也王氏曲解大人為丈人臆云嚴莊之稱宜改正

馮氏曰易經无作丈人者丈字必誤古者行師諸侯躬親帥師然必惟有大德之人至公无我然後可正天下自大人譌為丈人說者不勝其異祇見其曲也

通論 涑水司馬氏曰師貞丈人吉无咎難之也

伊川程子曰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龜山楊氏曰自昔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象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正義伊川程子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而歸正王道止于是也剛中而應言九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一作固无咎也

廣平游氏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則不正其能正人乎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順乎天无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咈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已而已天下孰不趨于正哉

紫陽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

則王者之師矣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西溪李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辨正愚桉毒字多訓害之義似于行險爲切然師之體險

而順者也順矣而何言害乎考王之邕讀毒爲育

崔氏憬以爲亭毒之毒亭毒字見老子毒與育音

義同又陸氏曰役也馬氏又云治也當考

餘論 雲峰胡氏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

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指

深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正義 紫陽朱子曰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

可以得衆矣

紫峰陳氏曰地中有水猶民中有兵非師之象乎君子觀師之象必容保其民畜其兵衆焉葢田以民分兵以賦出故當无事之時必制田里教樹畜使比閭族黨州鄉之民无不各得其養民既有養則所謂伍兩卒旅軍師之衆以為他日折衝禦侮之用者皆畜于此矣苟平時誨之无其方則緩急誰復為之用哉

通論

紫陽朱子曰易有精有藴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于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藴也

東萊呂氏曰地中有水則容畜而不散可以聯什伍而成軍地上有水則浸灌旁及可以交四鄰而脩好

隆山李氏曰于師得古人井田之法于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正義山陽王氏曰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

散

紫陽朱子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

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

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

法也

雲峰胡氏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

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通論

伊川程子曰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乃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一作動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于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

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又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

愚案程子謂律有二義于理雖當于辭則費否臧之讀亦與諸家不同參考可也

存疑鄭氏曰北方之坎黄鍾之本也黄鍾之律起度量權衡故言律律者法度之所從出也

胡氏曰周禮註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角則軍擾多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此雖聽律以定吉凶亦見律于師尤切也

龍氏曰易非徒占筮教戒在焉音律之義狹不若法律之義廣從程朱為是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通論 虛齋蔡氏曰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

為失利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正義 衡水孔氏曰承上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王三錫命者以其有功故王三加錫命

伊川程子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

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既處之盡其善

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

紫陽朱子曰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

為吉

通論雲峰胡氏曰卦辭師貞丈人吉无咎爻在師中吉无

咎即卦辭意也中則无過不及所以為貞在師而

中所以為丈人故師六爻惟九二吉无咎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正義 潁川荀氏曰王謂二也三者陽德成也德純道盛故能上居王位而行錫命羣陰歸之故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建安邱氏曰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于懷綏萬邦而已

谷氏拙侯曰不曰威而曰懷見王者用師之本心

辨正 愚案重卦之義有取諸上下者有取諸內外者取諸上下者若蠱與恒之剛上而柔下是也取諸內外

者若泰否之内陽外陰内柔外剛是也例本不一唯義所在易中五陰一陽之卦師陽在二比陽在五益皆君象也故此兩爻皆以王稱後之說者專以為命將出師之卦又傅會彖辭丈人之說于是九二但為將帥矣不知師乃一人統萬方之象比乃萬國奉一人之象以一人統萬方故九在内居中制外之義也以萬國奉一人故九五在上居上臨下之義也如以九二為將帥則剛反為臣柔反

為君將顧在内君顧在外有是理乎此不明于師之重卦義不取諸上下而取諸内外者疑不能无誤也詳玩彖傳有偃武修文内寧外安之意舊説惟荀氏得之或疑承天豈非謂奉天子之命乎案易中凡言天者皆直指上天例不指君承天寵正言王者奉天命以寵綏下民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正義紫陽朱子曰輿尸謂師徒橈敗輿尸而歸也

厚齋馮氏曰一陽上載有輿之象疊羣陰于上有尸之象

存異

伊川程子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任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

愚案程傳之說雖亦有理然于六三取象之義未見精切至于信任宜專六五自著其指矣亦不待改輿尸為衆主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正義 盧氏曰失位乘剛内外无應以此帥師師必大敗故有輿尸之凶喪其功業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

紫陽朱子曰全師以退賢于六三遠矣

餘論 隆山李氏曰坤體平陸而无險左旋其𣄵下以坎水之阻而止軍者也軍事出則尚右旋𣄵則為左

草廬吳氏曰案兵家尚右右為前左為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正義 龜山楊氏曰師以右為主常也左次則失常矣然四以柔順之資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退而左次未為失常也

紫陽朱子曰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餘論 誠齋楊氏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于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正義 衡水孔氏曰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故往即有功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

伊川程子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

紫陽朱子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

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于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于凶也

辨正

郭氏京曰利執之之字誤作言字案定本之字行書遂誤

通論

語類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朱子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

而繼以婦女嘻嘻同曰然

雲峯胡氏曰長子即象所謂丈人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長老之稱

餘論

紫巖張氏曰正辭伐罪為天下止暴興利是亦足矣而文辭止曰无咎何邪夫德政衰而後有兵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用得其人雖足以致大利而征役之起疾病之作創疫之傷財用之費所損和氣固多矣

林氏曰易于取之小者以戈為象取之大者以田為象取之尤大者以狩為象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以中行是九二居中也使不當謂六三失位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

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此

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葢以其大者

紫陽朱子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

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

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于

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

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

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令思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

雲峰胡氏曰初師之始故紀其出師而有律上師之

終故紀其還師而賞功六爻中將兵將將伐罪賞功靡所不載末曰小人勿用則又戒辭也雖然亦在于謹其始焉耳曰丈人曰長子用以行師者得其人及其開國承家自不至于用小人矣

次崖林氏曰小人立功不得一例賞以爵邑若一例賞以爵邑又恐播惡于衆不若于行師之初不用之爲愈也故象傳謂其必亂邦彖辭于師貞之下即言宜用丈人五爻之辭又戒用弟子即此意也

師之始既言之師之終而復言正戒人當謹于其始也

折中曰小人勿用非既用而不封亦非既封而不用乃是從初不用所謂丈人吉弟子凶者自其出師之始而已然也胡氏林氏之説皆合卦意但此處小人勿用小人二字又似所包者廣葢非專論在師立功之人乃是謂亂定之後建官惟賢不可復用小人恐為他日之亂本爾如解卦難既平矣必曰小人退既濟

卦三年克之矣又必曰小人勿用皆是意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通論慈湖楊氏曰師之終功成大君有命所以賞功也正功言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開國承家之始其初不可用小人也于此始言勿用者因此賞功原其始也用小人為將帥幸而成功則難于不賞使之開國成家則害及民必亂邦也去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亂易亂必不可

雲峯胡氏曰王三錫命命于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于行師之終懐邦亂邦大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正義 涑水司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

伊川程子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吝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程子以原為推原與諸家不同

紫陽朱子曰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

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爻已固彼來已晚
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林氏黄中曰書云卜不習吉初筮之謂也又云一習吉原筮之謂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屯之初九動乎坎中故為宜建侯而不寧比之九五居坎而下比故為不寧方來皆以坎為不寧也坎險而多憂故為不寧之象

厚菴馮氏曰萃與比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

惟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于五比下
无分權者故元永貞言于卦義各有在也
雙湖胡氏曰六十四卦惟蒙比以筮言蒙貴初而比
貴原者益發蒙之道當視其初筮之專誠顯比之
道當致其原筮而謹審所以不同也
雲峯胡氏曰蒙比卦辭特發兩筮字以示占者之通
例筮得蒙卦辭蒙求亨者與亨蒙者皆可用筮得
比卦辭為人所比與求比者皆可用顧其所處所

存者何如爾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顯比者也

餘論

或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朱子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惟一箇人作頭目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

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進齋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

歸漢而田横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比吉也者言相親比而得吉也比輔也

者釋比所以得吉下順從者謂衆陰順從九五也

伊川程子曰比吉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下

順從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推原筮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

楊氏文源曰下順從以卦體言實則兼上下衆陰不

曰上下而曰下者以九五為主也至不寧方來則曰上下應前是尊上之辭後是舉衆之辭

辨正 郭氏京曰比吉吉下誤增也字凡彖先舉繫辭後以義結下皆有也字繫辭下並无也字

通論 石澗俞氏曰坤順也初至四皆坤畫有衆皆順從之象上六不與焉今但曰下順從而不及上葢斥上六在外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因至誠求天下之比

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正義南陽何氏曰水性潤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

伊川程子曰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紫巖張氏曰水行地上小大相比率以歸東先王法之建萬國以下比其民親諸侯以上比其君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相維順以聽命制得其道也

縉雲馮氏曰地上之水異源同流畎澮相比以比于川九川相比以比于海如萬國諸矦大小相比而方伯連帥率之以比于天子也

紫陽朱子曰地上有水水比于地不容有閒建國親矦亦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无閒者也彖意人來

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通論 雲峰胡氏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无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有孚盈缶誠信充實于

內若物之盈滿于缶中也缶質素之器此言本言王輔嗣

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

也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孚信比之本也

紫陽朱子曰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

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秋山王氏曰孚信之在中者也初居比之始故言彼

此相比之道有孚比之孚之在人者也人有孚誠

而後已往比之故无咎有孚盈缶孚之在已者也

已有孚誠則人來親比故又吉焉

通論 紫陽朱子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隂爻者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是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蔣氏仁敬曰爻辭有孚凡兩更端及盈缶等語象傳

皆畧之直舉初六為言可見比之要道在乎始先
此義與卦辭後夫凶之意相發明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正義伊川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于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于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而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

自失也

餘論雲峯胡氏曰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四不係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與五應故曰比之自内而又以正故吉凡卦以外卦為内上卦為外比六二言内六四言外内外卦之分見于此

愚案舊說六爻取應為義率多附會胡氏所論此卦之應近似有理然亦偶合者爾如謂初本與四應今與五應而曰有它則大過之九四中孚之初九

皆曰有它其說何也且比雖取四陰來比而六三之比匪已出其間又安見初之吉必為應乎五耶謂二五本相應而曰比之自內宜矣如謂四不應初而應五曰外比則泰之初九咸之初六象傳皆曰志在外猶可曰指所當應之爻而言益之上九象傳曰自外來又何說乎葢此之外比與渙六三爻象傳曰志在外正同以卦屬坎體而此二爻適能去其陷溺之性以從陽剛故也非特為外卦也

應之為說于易理不為无礙明者當有以辨之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己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漢上朱氏曰六二柔也恐其自失也二處乎內待上之求然後應之比之自內者也故曰不自失也

紫陽朱子曰得正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

正義 紫陽朱子曰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愚案六三體本柔暗而處重陰之間故為比之匪人易之取象不過如是或謂三以上應无首而為比

匪者其義狹陋不若本義所言為切于教戒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正義 伊川程子曰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于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正義 伊川程子曰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

紫陽朱子曰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正義　紫陽朱子曰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

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又曰邑人不誠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石門梁氏曰九五陽剛中正為比之主陽剛則明而不暗中正則公而不私此其所以為顯比也以象言之如田狩而用三驅失前禽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此上之比下也固顯比也比下既得其道則雖私屬亦喻上意而不待告誡此下之比上也亦顯

比也上下之相比同一顯明之道又安有不吉乎

陸氏庸成曰三驅失禽置失得于勿惜者狀蕩平之

王心邑人不誡泯知識于大順者狀熙皞之王化

折中曰案本義解邑人不誡謂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似

以爲求所失之前禽也然語類只作有聞无聲之意

尤爲精切蓋言王者田獵而近郊之處畧不驚擾耳

本義係朱子未修改之書故其後來講論每有不同

者皆此類也

通論伊川程子曰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于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皡皡而莫知為之者也

誠齋楊氏曰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筴謀昭示之

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

雲峰胡氏曰諸陰爻皆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爲陰所比也師比之五皆取田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失前禽背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此能失之王者之仁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正義紫陽朱子曰上之德使不偏也

建安邱氏曰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為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為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

愚案王輔嗣云三驅之禮禽逆來趣已則舍之背已而走則射之愛于來而惡于去故常失前禽又毛公詩傳面傷不獻翦毛不獻孔疏云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

為逆射嬿誅降之義也今程傳以不去反入者為當取以前去者為失前禽與先儒之論不合且誠如其言是取逆舍順矣然細玩經文舊解亦有未安然則何說曰象統言王者大公之心既不可拘于禮文亦不得泥順逆取舍等字而求其義也夫舍逆主于言縱可以為上六之象矣若取順乃借象于下之四陰以為主于言殺可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則善矣

辨正 郭氏京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小象並係先舉爻辭後以義結此獨先申義而後舉爻辭三百八十三爻並无此比例誤亦明矣

通論 白雲郭氏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

雲峰胡氏曰師之使不當誰使之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正義 山陽王氏曰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爲時所

棄宜其凶也

汴水趙氏曰首爲上爲陽九五之象自六四以下奉之爲首者也上六居九五之上猶人而无首安得不凶

秋山王氏曰五以一陽居尊四陰比之于下故彖傳曰下順從也而上六孤立于外而不從豈非後夫之象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

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

紫陽朱子曰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此說又別亦不可用

東萊吕氏曰上六比之无首凶上居卦之終不曰无終凶而曰无首凶何也見其无終則知其必无首矣治疾者必推其致疾之由也

愚案象傳之无所終即彖傳之其道窮上六即後夫无疑也无首以不能承陽為正義程呂謂始交之不善朱子謂陰柔不足為首訓俱未諦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正義 臨川王氏曰陰之為物以陽為首而比之者也秉九五而不承比之无首者也以陽為首則有所終先陽則迷而失道況无首乎

白雲郭氏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為臣

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

紫陽朱子曰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蔣氏仁敬曰即卦辭後夫凶之義

大易擇言卷五